



陈正松(右)和儿子陈再兴雕刻中

一气呵成的民间手工艺

上世纪80年代,峨眉山风景区旅游步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居住在峨眉山的陈正松发现了商机。“那时有个姓李的雕刻师雕刻了一根龙头手杖,卖给一位外国游客,卖了30元钱。”这让当时做木工活的陈正松有些震惊:“我当时一天的木工工资是2元2角,他一根拐杖就挣了我半个月的工资。”

此前,农民出身的陈正松还做过铁匠、石匠,有手艺的陈正松决心自学龙头拐杖。他到峨眉山中寻找楠木、李木、灌木的枯枝,砍伐后经过煮制、晾晒、烘干,让木头的形状得以固定,再从中挑选一部分用作雕刻拐杖的材料。他利用木材的天然形态,经反复思考、精雕细琢,最终打造出每一根都不尽相同的龙头拐杖。

陈正松在漫长的时光中,将手艺练得出神入化。雕刻前不画稿,而是直接下刀,一气呵成。“刻了40多年,如今拿到一块木头,看一眼形状和天然纹理,就知道适合雕刻什么样的龙头。”陈正松说,龙和凤都没有准确的形态和图案,每个人对龙凤的认知也不同,他便从房屋建筑、民间传说中收集素材,形成自己内心“龙”的形象。过路的陕西游客,看他痴爱雕刻龙头拐杖,回家后为他寄来《龙凤谱》,让其对龙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



造型各异的龙头拐杖



雕刻工具



精美的摆件

父子携手踏歌前行

作为峨眉山特有的手工艺品,龙头拐杖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深受游客欢迎。陈正松的龙头拐杖每根售价大约200元,一些外国游客对龙头拐杖特别感兴趣,通常一买就是好几根。“曾经一根九龙龙头拐杖,卖了3000元。”陈正松回忆往昔,脸上挂着笑容。他说,很多人将他雕刻龙头拐杖的照片传到网上,网友纷纷点赞,他还曾一度成为“网红”。

然而,跟一两元一根的登山竹杖比起来,普通游客对龙头拐杖还是会“望价生畏”,手工艺品在市场面前遭遇瓶颈。陈正松记得他当年拜师学艺时,峨眉山雕刻龙头拐杖的师傅有二三十人,到如今只剩下他一人了。

“我只想把自己最满意的作品留下来,而不是卖掉赚钱。”今年“五一”至今,店铺的收益不到2000元,虽然自己能够守住这份“清贫”,但眼看这门手艺即将失传,陈正松不免心生担忧。

“现在年纪大了,眼睛也花了,以往可以雕刻一整天,如今坚持五六个小时便感觉力不从心。以前是眼到手到不了,如今是眼手都不行了。”曾经有位父亲带着儿子来学艺,当他们得知雕刻需要匠人根据原木的形状进行设计,一根木头全凭想象落刀,如不懂绘画,不通木工,手起刀落间便是手也受伤,木头也毁了。“不好学。”留下三个字后,父子俩便匆匆离去。

除了这对父子,陈正松也曾手把手教过来自天南海北的人。但是没有人能耐得住这份寂寞,守得住这份本心,因此也无法入门。

如今,守在陈正松身边的小儿子陈再兴,在多年的耳濡目染下,对龙头拐杖制作从不会到会,再到现在与父亲一路踏歌前行。父子二人用坚持和守候,诠释着平凡岁月里的别样人生。

值得庆幸的是,黄湾镇政府对龙头拐杖的保护力度不断加强。利用旅游资源普查工作的契机,拍照、录像,记录原始资料,为具体保护打下基础;加强宣传教育,对龙头拐杖列为非遗名录的消息加大宣传,提高全镇人民的荣誉感和保护力;利用四川三大文旅盛会等契机,推荐陈正松携作品参加展出……龙头拐杖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峨眉山市黄湾镇万年村,有一条游客前往万年寺必经的步行道路。路过道旁几间低矮的平房时,很多游客都会驻足停留,看陈正松老人细心雕琢龙头拐杖。

自古民间有高人,陈正松虽然生活在农村,却有着自己的想法和技能,渴望通过手艺改善生活。40多年间,他雕刻了上千根龙头拐杖,一根拐杖曾卖出3000元,他也被村民们称为“雕龙隐士”。2013年,龙头拐杖被列为乐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八旬老人和他的上千根龙头拐杖

近日,天气晴好,记者来到万年村三组陈正松的“工作室”。几根木头,五六十把工具,家中这方小小的角落,构成了陈正松广袤的龙杖创作天地。

83岁的陈正松脸色圆润,身板硬朗。只见他戴着老花镜坐在桌前,布满老茧的双手紧握刀具精心打磨着一根木头。目之所及,手指娴熟地变换着角度,而一个“龙头”的形状正慢慢显现。化腐朽为神奇,陈正松的手艺令人眼前一亮。

如今,手工龙头拐杖艺人的身影已经消失在峨眉的街角巷尾,而陈正松的坚持与执着,更是显得如此可贵。

见记者到访,陈正松把室内的龙头摆件放到室外的摊位上,并把镇店之宝——9个龙头的拐杖固定在店铺外的一个木墩里。路过的游客也停下急行的脚步,细数盘踞在拐杖上的龙到底有几条,并纷纷拍照留念。复杂的纹路和传神的形态,让人感叹龙头拐杖的技艺之独到。

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陈正松雕刻了上千根龙头拐杖,其中没有两根完全相同。并且,他还在传统单龙龙头拐杖的基础上,雕刻出双龙、五龙、九龙等多龙龙头拐杖,并在拐杖中融入灵猴等峨眉元素。“单龙龙头拐杖主要刻画龙的神态,而多龙龙头拐杖则着重表现龙身相互缠绕的样子。雕刻的龙形越复杂,工具越讲究。”陈正松介绍,在雕刻中,他感到先前的工具已经不能满足雕刻需求,便亲手打造属于自己的工具。时间一长,陈正松的雕刻工具“蔚为壮观”,单是摆在工作台上的就有几十把,其中很多工具他自己也叫不出名字。

峨眉山「雕龙隐士」的慢时光

■记者张波文图

陈正松和他的龙头拐杖



栩栩如生



游客驻足观赏



工艺独特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逝世

央视网消息“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因多器官功能衰竭,5月22日13时07分在长沙逝世,享年91岁。袁隆平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科学家,他于1964年开始研究杂交水稻,成功选育了世界上第一个实用高产杂交水稻品种,从1976年起在全国大面积推广应用,使水稻产量得以大幅度提高。

20多年来,袁隆平带领团队开展超级杂交稻攻关,目前新育成的第三代杂交稻全年亩产达到1530.76公斤。杂交水稻现在已在印度、美国、巴西等国大面积种植。

一首彝家“情歌” 一幅民俗“画卷”

贝史根尔长诗《乌芝嫫》出版

本报讯(黄伟)近日,峨边彝族自治县诗人贝史根尔创作的长诗《乌芝嫫》在团结出版社出版。长诗通过心上人的思念和倾诉,将民族风情、神话、梦境、现实交错对应,是一首男人唱给女人的“情歌”。

《乌芝嫫》分“初识神女”“离别思苦”“永结同心”三卷,每卷34首,共102首。长诗通过时间推进情感变化,整体连贯而又每节独立成篇。诗歌书写在凉山如梦如幻的风情画卷上,绝色美女乌芝嫫由一只金黄色母鹿转世而来,而她正是美神甘嫫阿姐的化身。彝历年后的一天,乌芝嫫来到佳支依达一个叫底底古村的美丽寨子,结果遇到在山上放羊的“我”,两人相识相恋。然而,由于受到彝族高彩礼的阻挠,乌芝嫫被其父母管束于无形的“牢笼”中,两人爱情历经艰难曲折。

据了解,《乌芝嫫》是“中国作家协会2020年度少数民族重点扶持项目”作品。该诗由中国作协会员、彝族诗人、评论家沙辉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专家邱婧分别作序。

国际博物馆日 文博魅力在招手

■ 南风

“5·18”国际博物馆前后,很多地方开展了精彩纷呈的文博活动,采取务实惠民的措施,促使更多人走进博物馆,感受文化魅力、聆听历史回声。

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是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在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方面具有特殊作用。当前,我国在博物馆场馆设施建设、藏品保护研究、陈列展示开放、满足民众需求、推动文化交流等方面进步显著,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更多文博与审美的享受。

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在这个“大学校”里,能学到什么、怎么学,是艺术问题,也是技术问题。近年来,人们通过电视节目、网络平台等渠道,更加通俗地了解博物馆及其藏品。从“我在故宫修文物”到“上新了,故宫”,从“国家宝藏”到“国宝会说话”,从“博物馆之夜”到“唐宫夜宴”,一个个富有创意、充满创新的节目作品,让文博、文物走进了大众、贴近了需求,成为普及文博知识、传播文物价值的重要载体。事实证明,博物馆不是一个沉默不语的建筑,而是会说话、能说话、说得好话的“讲师”,告诉我们史之所来、将至何往,启迪人们昨之何分、今之何任、明之何归。

文物好,文博兴。文明文化博大精深、文博事业欣欣向荣,归根结底源自文物散发的独特魅力和独有价值。加强文物保护和利用,加强历史研究和传承,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才能让我们的优秀文化不断发扬光大。保护文物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让更多的文物“活”起来进而“火”起来,才能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基础上留住历史根脉。



公告

根据中央关于开展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的部署和省委安排,四川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第十督导组对我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开展驻点指导。督导组进驻期间设立值班电话:0833-2156255;邮政信箱:四川省乐山市A009号专用信箱;邮箱地址:市中区月甸塘街31号。督导组受理电话时间为每天8:00-20:00。督导组主要受理反映我市及所辖县(市、区)党委政法委、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行政机关和监狱政法干警问题的来信来电。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问题,将按规定交由有关部门处理。